

永安文史資料



3

846

17

24151/06

永 安 县 文 史 资 料

第 三 辑

(内部发行)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议会
福建省永安县委员会
文史工作组编

出版时间：一九八四年八月
承印单位：永安县印刷厂

目 录

北伐战争时期

- 一、北伐军进入永安情况……………文史组（1）

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

- 二、砸盐仓，泄积怨……………述 昔（7）

- 三、永安封建帮会大刀会……………赖华编
李克承（9）

抗日战争时期

- 四、国立音专在永安……………倪秉豫（12）

- 五、三次大逮捕——回忆国民党对国

- 立音专师生的迫害……………陈炳煌（16）

- 六、忆许钦文在永安……………熊磬陀（24）

- 七、回忆董秋芳先生……………吕 宜（29）

解放战争时期

- 八、解放前永安商业简况……………邓家焕
蔡方璠（34）

- 九、永安人民奋起捣毁警察局……………陈瑞武
赖华编（41）

- 十、刘汝明败兵过境……………李缵文（44）

- 十一、陈邦文罪行一二……………田 文（48）

- 十二、永安三霸……………文 庭
新 民（52）

地方风物补遗

十三、李纲游小武夷考	陆超虎 (57)
十四、西华安贞堡见闻	子 水 (63)
十五、吉山老酒简介	林 隐 云 (66) 刘雁鸣
十六、安 砂 史 话	朱采西 (68)
十七、刘建绪主闽的片断回忆	程星龄 (76)

北伐军进入永安情况

文史组

一九二六年七月，广州国民政府在国共合作下举行北伐。九月，北伐军东路军以何应钦为总指挥，率第一军第三师谭曙卿部、第十四师冯铁裴部、独立第四师张贞部攻闽。

当时统治福建的北洋军阀，是号称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的部下周荫人（福建督办）。当北伐军从广东出发后，孙委周为五省联军第四方面军总司令，令其率部进攻粤东的潮、汕，以打乱北伐军的进军计划。周得此令，即以二十一混成旅的李生春为省防司令，留守福州，自己亲率第十二师并督令第一军张毅部、第二军刘俊部、第三军李凤翔部分三路出闽面南向粤东出击，结果大败而归。第一军张毅部由饶平、平和退往漳州；第二军刘俊部迭败于粤东的松口、松源一带，刘俊战死；周荫人在永定一败之后，即退守龙岩（后又逃往南平）；第三军李凤翔的原曹万顺、杜起云两个旅则在广东的蕉岭起义，归顺北伐军，被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七军，以曹万顺代理军长兼第一师师长，杜起云为第二师师长（后十七军军长由何应钦兼任）。

第十七军起义后，即掉转枪头，反戈一击，曾在粤东的松口、松源一带堵击北洋军阀刘俊部，后从上杭分沿汀江面岸北上，于十月底进抵长汀东南的水口一带。与此同时，驻在赣东南一带以警戒闽方北

洋军阀的国民革命军第十四军第四师谢杰部，也从瑞金进至长汀西北的古城、篁竹岭等高地，西军形成对长汀城的包围态势。城内北洋军阀李凤翔残部（原第三师师直部队），在出城堵击了向长汀城挺进的第四师之后，因发觉自己已被北伐军包围，即连夜向清流、宁化方向退却，长汀城遂为第四师所占。

长汀城被占领后，十七军只派了一个营进驻长汀城，余部均转向连城。在连城，除以第一支队罗藻部的二个连（罗原为连城民军，后为十七军收编）向清流、明溪进击外（后来该部从明溪出莘口经沙县郊外开往南平，数月后又将部队遣散，罗本人出走），其主力则向永安推进。（据说只有曹万顺的第一师部队，没有杜起云的第二师部队）大约在十一月上旬到达永安西郊的桥尾、车坡（现在的东坡）一带，其指挥部就设在车坡李家祠堂里，队伍则分布于桥尾、大溪、黑鲤鱼、南塔下等地，並递信责令城内守军投降。

城内守军是周荫人的一个团（番号不详），团长殷秉义又兼城防司令，群众称他为殷司令。知县徐赞初也是周荫人所派。当北伐军兵临城下时，他们因慑于当时革命形势和北伐军威力，经商讨后决定投降北伐军，並由知县徐赞初前往北伐军驻地进行谈判。由于当时城门紧闭，且堆有砂石，一时不易打开，也为城防的安全计，徐即在西门城楼以南的一段城墙较低处（城外是官田吴厝井，即现在的针织厂附近），坐在竹箩里缒城而下，手执白旗，前往车坡十七军的指挥部谈判。当时曹万顺本人尚在连城，和徐谈判的是一位姓余的指挥（可能是前敌指挥官）。谈判大约进行了西天时间才谈妥，第三天正欲开城

出迎北伐军进城，忽然城内气氛又一度紧张起来，殷的部队又在西门城楼一带架上机关枪、重炮，群众不知何因，还以为又要打仗，一时弄得人心惶惶。原来是殷部有一个营长、据说是周荫人的外甥，他反对投降，并拟将他的一营部队（驻在西门邓厝祠堂，现工商局原址）拉出城外，脱离殷部。这一情况为他的护兵所泄密，在紧要关头，殷秉义采取了果断措施，迅即把这一营人包围缴械，这一营长也在当晚被殷枪决。

城内扫清了阻力后，第四日即开城迎接北伐军进城，此时群众情绪很高，每家门口均插红纸旗、上书“欢迎”二字，还放鞭炮迎接，北伐军则纪律严明，秋毫无犯，进城后住在第二学校（原城隍庙左侧，现老人委宿舍食堂附近）。过几日，曹万顺从连城来，永安曾组织欢迎，并在县衙门空坪上搭台开了一个盛大的欢迎会。曹万顺、殷秉义、徐赞初以及地方人士刘金门、陈畴等，均有上台讲话。殷秉义的讲话大意是：“我原是周荫人的部下、是吃国家人民的粮食，也是国家的队伍，现在国家北伐大军前来，我们当然归顺……”。会后还由北伐军的剧团演了一场京戏招待与会群众。

北伐军进军永安时，军纪很好；不拉夫，不派款，态度和蔼，买卖公平。据群众反映：北伐军进城时，曾向永安两家大离店——万兴顺、永兴泰借款叁千元，言明到福州后交还。结果曹部到福州后，果然如数还清。当时款是拨给福州盐公司，作为福州赖顺记行的购盐款，后由赖顺记行向盐公司陆续提盐出来（这个行即是永安万兴顺老板赖承顺开的）。又据老菜农陈日川回忆：我当时住在城北郊的西管

坂村，平时买菜到城里卖，北伐军刚到永安时，因城门紧闭，我就将菜挑到桥尾北伐军驻地去卖，北伐军买卖很公道，不讲价钱，你讲多少，他就给多少。本县小陶一带的群众也有反映：北伐军从连城来时，曾在小陶驻一个晚上，他们从不进入百姓房间，从不干扰百姓，借物有还，损坏照赔，走时还给打扫卫生等。

北伐军在政治宣传方面，也搞得很出色，他们每人均佩带红、兰、白三色领巾，每到一地，都张贴标语，开展宣传活动（他们还事先用石印印了许多大标语，以备临时张贴）。他们在宣传时，先摇铃集合群众，然后再开展宣传。宣传内容主要是两方面：一是北伐的政治意义，如：打倒帝国主义，打倒北洋军阀，打倒土豪劣绅、贪官污吏等。一是宣传北伐军的纪律：如不拉夫，不派款，买卖公平等。因而博得了广大群众的支持和拥护。

在北伐军进城的更早一些时候，周荫人从龙岩退往南平，曾经过永安，他的队伍从面门入城，沿五层阶（现在的中山路南段）、分公司前（现在的燕江中路北段）到住所盐仓（现在北门影剧院原址），仅住一个晚上，第二日即开往南平。周荫人进城时，岗哨林立，戒备森严。他乘坐大轿，约有一营兵，均身背莲子炮（即花机关枪）进行护卫。沿途不准群众通行，他的坐轿所过之处‘两旁房屋的群众均须背立，不准观看，要等周的大轿过后，才能恢复原状。北洋军阀惯于向人民群众作威作福，严重脱离群众，由此可见一斑。

北伐军进入永安后，原北洋军阀殷秉义团即改编为国民革命军（番号不详），不久，即被调往连城驻防（一说是调往上杭驻防）；

知县徐赞初仍继续供职（后来徐在任末，曾因经济上有问题，永安群众组织代表和他清算，结果算账代表被抓起来，解往南平卢兴邦师部，为首的代表刘金门並解往尤溪，后被关死在尤溪监牢里）；北伐军除留驻永安一个营（据说是住在考棚）外，其余部队向沙县方向北开。

在进入永安的北伐军中，有一个姓尚（或姓常）的党代表，曾协助当地成立了国民党永安筹备处，筹备处主任陈畴（又名陈砚农），秘书陈咏棠，宣传部长詹春三，组织部长赖又吾，总务刘咏韶。筹备处地址设在西门饶家祠堂（即现在的中山路废品收购门市部原址）。

国民党永安筹备处成立之后，工作活跃，筹备处经常开会和开展宣传活动。街头上也出现了一些卖孙中山先生像章的小摊子，一个像章只卖几个铜板，许多人都买了像章挂起来。国民党挂孙中山遗像、青天白日旗、“总理遗嘱”等那一套开会、做纪念周的仪式，也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。筹备处还组织了一些人，配合学生（当时永安设有一个中学），分赴各个农村进行宣传和发展党员。据刘浚源回忆，他当时参加学生宣传队到大炼等地宣传，还自己带了留声机，以便于集中群众，宣传内容，主要是：北伐军的正义行动；北洋军阀的祸国殃民罪行；北伐军纪律严明和三民主义等。据林发猷回忆：他当时和陈邦永等人到东路龙依坑、上坪、九龙一带宣传，上级还发有一本叫《三民主义》的小册子作为宣传内容。有人愿意入党的先登记起来，到相当人数时即集中进行宣誓（大体上每天一次）；赖又吾回忆说：他当时是到洪田、古竹、小陶一带宣传的，入党的人都要填一张表，

並貼上自己的照片，他是開照相館的，因而也結合把業務帶到農村去。

一九一五年，竊國大盜袁世凱和日本帝國主義签订了喪權辱國的“廿一條”，在那之後，各地市場上日貨充斥，比比皆是。北伐時永安人民在打倒帝國主義口號下，覺悟日益提高，相率起來抵制日貨，永安學生聯合會曾奉命組織一個日貨檢查團，走上街頭，挨店檢查，發現有日貨，即予以沒收。當時的日貨有海帶、尤魚、漂白洋布、香煙、橡膠氣球等，檢查出來的日貨就在街頭當眾燒毀，以杜絕商人再購進日貨。但當時又發現有穿漂白洋布衣服的人，當場脫下來不好處理，因而日貨檢查團想了一個辦法，刻了一個木戳子，上刻“舊置權用”四個大字，蓋在衣服的口袋上，允許他穿至破爛為止，不能再買日布來做衣服穿。

一九二七年農曆一月十九日，正當留駐在永安的北伐軍袁黨代表在永安組織青年學生進行遊行時，適逢城內賽會迎燈，按俗例，迎神花燈的路线，是要經過東門鑿山的，但鑿山早已被基督教福音堂圍牆隔斷，群眾無法適過，此時憤怒的群眾，在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下和袁黨代表的支持鼓勵下，群情激昂、連夜把圍牆推倒，讓群眾的隊伍浩浩蕩蕩地通過鑿山，使永安人民出了一口氣。

不久，蔣介石發動“四、一二”反革命叛變，永安籌備處也取銷了，另行設立永安县黨務指導員辦事處，省黨部派陳地孫為黨務指導員，接管了原永安县籌備處。黨員重新進行登記，沒有登記的一律不予承認。

從此，永安人民就長期處在國民黨的反動統治之下，過着水深火熱的日子了。

砸 盐 仓 泄 积 怨

述 昔

一九三三年永安县城是国民党五十二师卢兴邦的军队驻守，那时城内赌博场、花会场、妓女馆、大烟馆，以及少女卖唱的童子班，到处都有，烟、酒、嫖、赌四门俱全，社会上一片乌烟瘴气。加上苛捐什税、抓丁、派款，老百姓被压榨得喘不过气来。

这年十月某天，卢兴邦得到消息：红军快要来攻打永安城，他惊慌万状，马上派伙替他挑东西，准备连夜溜回尤溪老窝。黄昏后，他的兵大肆抓伙，並乘机抢劫。次日天亮前，卢的伪兵都跑光了，城内只剩县保卫团，寥寥几个团兵。清晨，老百姓看见大街上没有兵，知道红军快要来了。

当时食盐因运输不便，来源困难，是紧缺的生活必需物资，当局控制很严，不准外运，更不准运往苏区，百姓吃盐实行配购，数量甚微、不敷食用。而卢兴邦则自设盐仓，囤积食盐，搜括百姓，百姓非常痛恨。

这天，一群人乘卢逃跑之隙，砸开他的盐仓，扛的扛，提的提，将盐仓存盐几千斤全部拿光，大泄怨气。那天晚上红军却没有到，伪县政府事务员曾上明把城门关起来。不料半夜间，卢兴邦的第七团卢子安队伍，得知红军未到，又从上坪返回永安城内。接着红军的队伍

也到城外，在欲曙的时候，卢子安的兵与红军接触开火，城内听到枪声。早饭后，红军没有进城，向西方退去。过了几天，卢见红军没有再来，又施暴政来压榨百姓，说老百姓抢他的盐，要拿老百姓问罪。並派本城中山街人张锡育（绰号育公）为密查员，做他的爪牙，大肆抓抢盐的人。张锡育以为发财的机会到了，狐假虎威，作威作福，指鹿为马，到处乱抓人，搞得人心惶惶，满城风雨，被抓者如有钱行贿，就免遭其难，若无钱行贿则遭捆打，抓去坐牢。不少百姓被诬陷受害，群众十分气愤。当时地方豪绅，国民党五十二师咨议郑祥符，陈畴等，就此情向卢兴邦反映。卢为暂平民愤，收买人心，以挽救残局，下令将张锡育绑出西门外枪决，作恶多端者，落得可耻下场。但这场风波並沒有因枪决张育锡而平息，百姓对卢兴邦仍然是怨声载道。直到次年三月，红军解放永安城，卢兴邦垮台后，事态才告了结。

永安封建帮会“大刀会”

赖华编 李克承

相传“大刀会”起源于清朝末年，系白莲教余党，原名“大道会”后流传为大刀会，乃封建帮会组织：他们装束多是头带角巾，身穿符衣、腰束兜肚，服装上画满了符篆，打起仗来，先集中在神壇前祈祷作法术，由师傅念咒，吃下神符和朱砂酒，搞得神志昏迷，一言不发，手持红缨枪，一直猛向前冲，不懂死活。

一九三一年间，沙县夏茂、高桥一带的大刀会，兴风作浪，冲击贪官污吏。军阀卢兴邦派兵去镇压，大刀会被持枪炮的官兵打得四面逃散，有的逃往顺昌、将乐山区；有的流窜到永安、明溪乡村。自此，永安才传来大刀会。

当时，永安城被国民党五十二师罗景星旅所盘踞，势力澎涨，伪县长兼保卫团总队长林家木，常受罗旅欺压排挤。那时永安东区的上坪、青水，北区的大湖、曹远、贡川等地的农民，听说大刀会有枪炮不入的法术，为防御匪盗抢劫、抗拒官兵压榨，而纷纷组织大刀会。林家木为与罗景星抗衡，乃派其僚属四出活动，鼓励大刀会攻城，並允以保卫团作内应，密谋消灭罗旅势力。

一九三三年十二月间，东区和北区的大刀会约定时间联合攻打永安城。那天下午，青水、上坪、允依坑、崩孟头一带的大刀会约一百

五十余人，到达新桥头的桥头碉堡和三堂厝内。北区新冲的大刀会联合岭后、瑶田、增田的大刀会，先攻打大湖的驻军，而后再攻县城。在大湖的梅仔岭、过路洋、马道、及大湖街上与驻军接触开火，双方都有伤亡，大湖驻军王排长败退往永安，大刀会追打到下渡，因浮桥拆开，无法渡河，而未进城与东区会师，就自行退去。

东区大刀会到达新桥头后，由一个头目龙依坑人——杨某，去找新桥头，黄竹洋二村的“甲首”，令他们派饭、送稻草、棉被，不能满足其要求。当时有两个大刀会徒，深更半夜，挨家挨户敲门，要棉被。厝内刘则明夫妇，只有一条棉被，也被拿走，冻了一夜。

大刀会到新桥头的消息，传到城里，罗旅命令将城门紧闭，城乡交遏断绝，通往上坪的电话线路被截断。翌晨，有个电话兵出城巡逻，到新桥头时，被大刀会抓走，没有下落，于是局势更趋紧张。下午二点钟，新桥头村南一带山上就布满了军队，村北的林厝山，也被保卫团占领、岩仔角山边，也排列着罗部人马，全是手持红缨枪的打手，严阵以待。伪县长林家木得知围城的大刀会，仅东区的人数不多，而北路的大刀会还没到，能到多少还是问题，预料大刀会不能取胜，若被击败，则阴谋暴露，对其不利，于是改变主张，扬言亲自出城，带一名徒手随员，到新桥头，对大刀会晓以大义，劝他们撤退，则不予追究。詎料，大刀会不听劝告，坚决要攻城，林家木进退维谷，不已由那个杨头目，陪他往上坪隐逸，叫随员回去放个空气，说：县长劝撤退不成，反被劫持去了；林的家属，也假戏真做，哭哭啼啼求罗旅营救。

东区大刀会不听劝阻后，即向城里进发，当离开碉堡约百余米左右，四面山包围的驻军枪声大作，大刀会闻声丧胆，阵脚大乱，死伤狼藉。在新桥头洋里和河边，遗下尸体廿多具，其中有三具无头尸体，据说是枪声大作时，三个大刀会徒，躲进下洋肥寮里去避弹，被活捉砍头的，其头颅已被拿进城里去示众了。不到半个钟头，大刀会就往上坪方向溃逃了。

第二天，罗旅派人往东路搜索，因找不到大刀会的巢穴，就窜进小梅溪村，滥杀了两个无辜老农，带回二颗首级，悬挂衙门示众，炫耀武功，嗣经两民邓貽远认出，乃是善良农民的头，消息不胫而走，议论纷纷，罗旅怕遭物议，即令将首级掩埋。此后，罗旅一面添兵增防，一而加紧搜捕会首，大刀会便逐渐消声匿迹，活动被停止下来。面罗旅藉口清剿“刀匪”，无辜百姓也备受迫害，直到红军攻克燕城，人民始获解放。

国立福建音专在永安

倪秉豫

（一）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诞生

福建音专创办于抗日战争进入第四个年头的一九四〇年秋，原址设在当时福建省临时省会永安县的上吉山，校园前面是一片平畴绿野，校园后面回绕着碧水燕溪，远处群山环抱，周围古木参天，阵阵松涛伴着更深夜阑的歌声琴韵。吉山的风光尽管十分秀丽，环境十分清幽，但，乌云仍笼罩着漫漫的夜空，同时还不断飘散着日机狂轰滥炸的烟硝。当年的福建音专，就是在这样艰难的环境里诞生。

福建音专的创办人蔡继琨先生，早年留学日本，专攻音乐，回国后热心从事教育事业，在原“福建省中小学师资短期训练班”的基础上，逐步扩办为“福建省音乐专科学校”，并延请中外名家来校执教，其中有外籍教师，如：奥地利犹太血统的音乐理论家和钢琴家马古士、保加利亚小提琴家尼可罗夫，还有早年曾侨居在维也纳的犹太大提琴家曼爵克及其夫人，钢琴家克拉拉。此后，又于一九四一年底，延聘了我国著名的音乐教育家和理论家缪天瑞先生为教务主任，以及其他各科教师。

福建音专当时的学制，设有三年制师范科和五年制师范科以及五年制本科三种。本科又分设“理论作曲”、“声乐”、“钢琴”、“小